

爱 在穿行中沉淀

物欲时代，
你的爱情还好吗？

夏永玉 著

爱 在穿行中沉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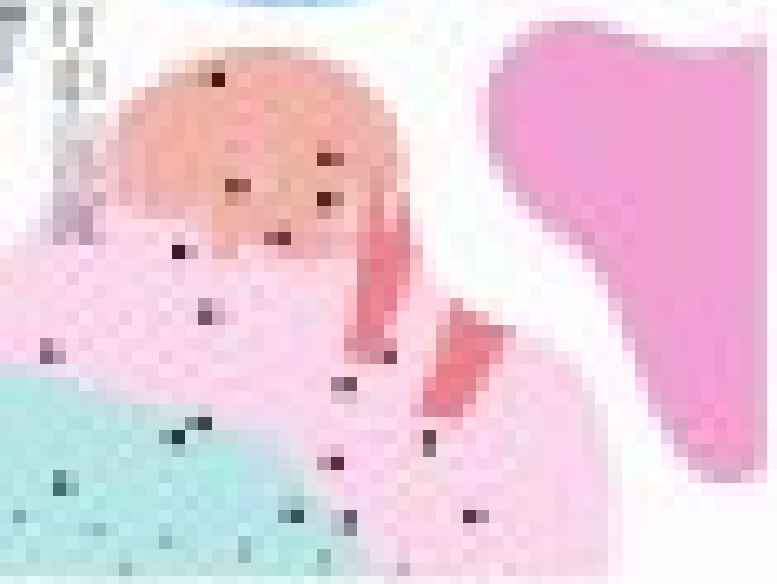
夏永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变幻的世界有多美 昨天的爱情像流水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1000

1000

爱 在穿行中 沉淀

物欲时代，
你的爱情
还好吗？

夏永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穿行中沉淀 / 夏永玉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01-12723-1

I. ①爱…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1419 号

爱在穿行中沉淀

AI ZAI CHUANXING ZHONG CHENDIA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赵子源
封面设计  明轩文化 · 王 烨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1
字 数 3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自序

在公园里,看见热恋中的男孩女孩旁若无人地相拥相吻,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他俩能白头偕老吗?”我正担心着他们的幸福表情是否能够保持永恒,身旁一对满头银发的老年夫妻牵手走过,安然的神情似乎击碎了我的担心,证明着永恒的存在。

这一场景仿佛实现了时代的穿越,让我看到了这对小情侣的未来,也看到了两位老人的过去。那么,中间该经历点什么呢?在不算短的岁月里,爱如何才能撑得住?

耳边似乎有个声音在嘲笑我:“省省吧,想多了吧?”说的也是,我本就是对时代变化反应迟钝,再去思考这样一个时代难题,确实荒诞不经。

我害怕时代变化,不是怕智商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是怕时代跑得太快,爱就掉队了。

这个时代,光怪陆离的物质变化催生着形形色色的观念。爱,就像被旋风卷起的一幅水墨画卷,美丽而变幻,时而凌空飘逸,时而坠地染尘。更多的时候,爱在挣扎,在平衡,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落脚点,避免被破坏、被改变。

当然,爱是广义的,不仅仅指男欢女爱。

伴随着这份惶恐,在时代鞭子的催促下,我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也小心翼翼地爱着。蓦然回首,其实爱就是爱,简单真实,可触可觉,如影随

形。我越来越觉得：爱是时代的行囊，掉队的肯定不是爱；只要有爱的能力，那就是健全的人生，对爱的忠诚度决定着人生的热度。

爱在时代中穿行，爱在穿行中沉淀。我坚信，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爱都是沉底的金子，永远是时代最珍贵的铺垫，作为时代的底色永远闪烁着最灿烂的光辉。

我微笑着，把这份信念，送给小说里的每个角色，也送给现实中的每个人。

关于爱，生活会告诉每个人答案。

夏永玉

恋爱是人生的必修课,或早或迟。直到今天,袁励武也记不清楚自己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与恋爱这两个字扯上关系的。

这种意识似乎产生于他五六岁刚刚懂事的时候。那天袁励武的一个堂叔结婚,按照当地风俗,在闹洞房前得先由一个小男孩充当道具,让新娘子抱着他转三圈,意味着来年生个大胖小子,袁励武就被母亲拖来充当这个道具。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袁励武极力挣脱想溜之大吉,哪知母亲的手像钳子似的紧紧夹住了他的腋窝,一下子就把他扔到了炕上。这个袁励武该叫婶子的新娘子笑吟吟地拉过他,用干净的手绢在他脏兮兮的脸上抹了几下,随即一股异样的芬芳气息涌入了袁励武的鼻孔——舒服且诱人。在袁励武愣神时,新娘子又不失时机地将一块剥好的糖塞进他嘴里,接着抱起他开始转圈。袁励武身体贴在新娘子酥软的胸膛上,这种感觉跟被母亲和姐姐抱着完全不一样,他嘴里是甜的,心里也希望新娘子抱着他多转几圈。新娘子似乎理解袁励武的心情,抱着他足足转了九圈,当然是想拖延被闹洞房的时间。炕下那些急着闹洞房的半大小子们不干了,纷纷嚷着:你转这么多圈难不成想累死你丈夫,要生一堆儿子?新娘子放下袁励武的时候在他脸上轻轻亲了一下,袁励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新娘子的怀抱,众人一哄而上,开始闹洞房了。

袁励武想留下来多看几眼新娘子,却被母亲强行拉回家,说小孩不应该看大人闹洞房。袁励武心里直埋怨母亲,气得一连好几天不愿和母亲说话。后来,每每想起被新娘子抱着在炕头上转圈时的甜蜜激动,袁励武的脸就发红。他问母亲,新娘子为什么要抱着他转圈?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还能为啥?为了想生一个和你一样的大胖小子。”袁励武又问,为什么姐姐经常抱着他却生不出大胖小

子？母亲反手给了他一巴掌，袁励武哭了，姐姐袁励霞惊叫一声跑过来哄他，擦干他脸上的眼泪悄悄地对他说：“傻弟弟，姐姐只有和别人结婚了，才能生出大胖小子。”

袁励武这才明白：原来结婚的人本不是一家人，要凑一块儿过日子，还要生大胖小子啊！过去和村里的男女小伙伴们光着屁股疯玩儿的时候，他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自此，他开始有了心事，他留恋起被新娘子抱着的感觉。

而抱着袁励武转了九圈的新娘子却一直没见到大胖小子的影子，她一连生下了三个女娃子。堂叔脸上挂不住了，惊心动魄的吵架经常发生，最后总是以新娘子被堂叔打得不能动弹而收场。有时袁励武恰好遇到这种情境，他感到血液上涌，真想冲上去把堂叔揍一顿，不为别的，就为新娘子曾经抱着他转了九圈这事。后来堂叔因喝醉酒骑车摔进河里呛死了，母亲在评论这事时说：“该！打老婆造的孽。”旁边的袁励武觉得这是母亲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正确话之一，并暗自发誓自己将来一定不能打老婆。

袁励武刚上初中时，突然对坐在自己前排的一个小女孩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倒不是因为这女孩子有多俊俏。与当时其他灰头土脸的农村女孩不同，她的脸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脑袋上的马尾辫也特别讲究，调皮地在袁励武眼前晃来晃去，特别能撩动他的心思。这小女孩有一天深夜突然闯进了袁励武的梦里，冲他甜甜地笑，一张白净的脸生动形象。从做梦的第二天起，袁励武就不大敢拿正眼看她了，但又很希望她在自己眼前晃悠，还毫无逻辑地想象着将来与她在一起的一些场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有一天这个小女孩与另外一个男孩子发生了争执。

争执很激烈，先是两人对骂，一句句难听的脏话从小女孩的嘴里喷出来，听得袁励武大惊失色。紧接着，战争进入互相朝对方脸上吐唾沫的阶段，小女孩白净的脸上沾满了对方吐来的唾液，而她嘴里喷射出的混浊口水也蹿向对方。最后，在大家的起哄声中，双方胸腔里各自发出了一声沉闷的野兽般的低吼，然后迅速冲向对方，厮打在一起。

此时的袁励武正承受着偶像形象轰然倒塌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崩溃。这种痛苦不亚于今天的铁杆粉丝因所钟爱的球队遭遇惨败，因所钟情的明星被曝吸毒等造成的心理伤害。他冲出教室，居然在校园里的一棵大树下独自哭了，好在大家都在关注教室内的这场战争，没有人注意到他。

若干年后，袁励武放暑假回到老家，偶然看到这个曾经在自己的梦里绽放出

花一样美丽的笑容,而今已经嫁给袁励武同村一个养猪专业户的女人,正在猪圈旁毫不掩饰地解开上衣衣扣,掏出肥硕的乳房,将奶头塞进怀里孩子的嘴里。旁边的猪圈内,一头老母猪正哼哼唧唧地侧卧着,十几头猪崽正在寻找奶头,然后贪婪地吮吸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臭的味道。至此,关于这个女孩的所有幻想在袁励武心头全部破灭,袁励武的第一次恋爱经历在他心里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袁励武幼小心灵里留下恋爱印象的还有本村的另一个女孩。如果说前一个女孩还使袁励武主动动了那方面心眼的话,那么后一个女孩在袁励武的感情世界里则是完全被动出现的。这源于一次无伤大雅的玩笑,那时袁励武才刚刚从“梦中女孩”形象倒塌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有一次袁励武的父亲碰见同村好友带着与袁励武年龄相仿的女儿去赶集,在打招呼时顺口说了句“你看孩子都成大姑娘了,俊模俊样的,要不咱们做个儿女亲家吧”,问题是女娃子的爹顺口说了句“那敢情好啊”,再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这番对话偏偏被袁励武班上一个淘气小子听到了。他如获至宝,随即在班上大肆宣扬这女孩就是袁励武将来的媳妇,还有鼻子有眼、有根有据。结果在班级乃至在学校的舆论里,就形成了袁励武正在和这个女孩谈恋爱这一铁的事实,搞得袁励武百口莫辩、狼狈不堪,每次见到这个女孩都低头躲着走。这样做的后果更是欲盖弥彰,心里头没鬼怎么会不敢光明正大地看人家呢?时间一长,谣言传得更欢了。有时袁励武一跟别人吵架,人家就搬出这事羞辱他,而一提这事,袁励武立马休战。那女孩见了袁励武,眼神里也是恨恨的表情,好像袁励武真的怎么惹了她似的。这女孩长大后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与袁励武的生活没有半点交集。

这两件事情,都对袁励武幼小的心灵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对异性不敢再动半点心思。尽管这两次不算美好的感情经历,使他对自己未来的恋爱道路产生了某种悲观主义情绪,但这不妨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恋爱问题进行一些关注和思考。

其实要恋爱,必须得懂得什么是爱情。按最通俗的解释,爱情起码得是一种感情,是因为恋爱了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感情。爱情恐怕是最能吊人胃口也最能体现人性的话题了,它甚至可以关乎国家兴衰存亡。可爱情又偏偏是个模糊得不靠谱的主儿,似有还无,看无却有。人们常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某一事物高深莫测,可爱情这玩意儿是既无首也无尾,属于典型的改进版神龙,能够钻天入海的人

类到今天为止,就“什么是爱情”这个问题也没能给出个痛快答案。全人类都解释不了这种感情,袁励武自然也解释不了。

虽然袁励武在某个年龄段上正值娱乐生活贫乏、传媒手段单调的年代,但小时候看过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以及上学后学过的有关这方面的文学知识,也都狠狠撞击过袁励武的心灵,并在他心田上杂乱无序地散落下了关于恋爱乃至爱情的一些种子。

有时,袁励武托着腮呆呆地想:大自然中的万物之间,是否都具有爱情故事?在课堂上,化学老师在讲不同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时,袁励武突然理解到两种物质发生反应其实就是在恋爱,生成的新物质就是它们的孩子;有的物质放在一起就是不产生反应,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不来电一个道理。语文老师在解释“水滴石穿”这个成语时,袁励武的头脑中居然也加入了爱情元素,认为这可能是个爱情悲剧:水爱上了石头,就去凑近乎,哪知石头无动于衷,时间一长,由爱生恨,水就把石头给祸害了,这里面蕴含着丰富的爱情哲理,完全可以给人类爱情提供绝好的警示。至于老师讲到“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一类诗句时,自然拦不住袁励武在这方面的思维延伸。生物课简直就是天然的爱情必修课,植物之间传粉、动物之间从眉来眼去到最终交配成功,背后难道没有必然的行为逻辑?只能全部简单归结为本能?袁励武想不明白。目前只有人类将爱情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编在书上,但距离爱情的真面目似乎越来越遥远,没有无机物之间的默默无闻,没有植物之间的秋波暗送,没有动物之间的义无反顾,有的只是浮躁、虚伪、矫情和夸张,甚至发展到了将爱情当作明码标价的商品的地步,这又是怎么回事?书看得多了,袁励武越想就越糊涂。

的确,上初中时有那么一段时间,袁励武的脑子被这些问题搅得迷迷瞪瞪,还常常出现一些模糊不清的女孩子形象,学习成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眼见一个原本很优秀的学生的学习成绩莫名其妙地下滑,班主任老师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告诉家长。袁励武的父亲知道儿子成绩下滑的事情后,愁得闷头抽烟不作声。袁励武的母亲不干了,直接指着袁励武的姐姐袁励霞说:“你看见没有,为了供你上学,我把你姐的学业给停了,你如果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那就得在家种地务农。就咱家这穷日子,那就得你姐给你换媳妇,你姐到人家里去那就得受气,就为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母亲说完就哭了,说得袁励霞低着头直搓衣角。

母亲的这句话直接戳中了袁励武的心理要害。他心疼姐姐,他就这么一个姐姐,自小姐姐就待他好,什么事都让着他。如今为了他,姐姐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帮父母干活了,自己是亏欠姐姐的。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为了姐姐,他暂时要舍弃心中关于爱情的乱七八糟的想法。自此,袁励武下定决心,排除干扰用心学习,将来坚决不用姐姐给自己换媳妇。

爱情的话题还得继续。在进入某个年龄段后,每个人都有过对自己未来恋爱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每个人头脑中或清楚或模糊地都有一幅恋爱对象的素描画,袁励武自然也不例外。那次被母亲训过后,他虽然不再成天想这类问题了,但这类问题还会时不时地钻进脑子里来。如同许多读书人一样,袁励武至今依然想穿越到古代,享受一把“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没有汽车刺耳的喇叭声响,没有街市喧闹的人流,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坚硬的水泥路,没有股市的红绿交替,有的只是花前月下小桥流水。在静谧的空间里一男一女,男的就是自己,必须是才高八斗风度翩翩;女的必须是貌美如花且能与自己对答应和,两情相知。屋里必须有古典的八仙桌和圆凳,笔墨纸砚俱全,自己正在作画赋诗,女的则在旁边用欣赏乃至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不时就作品提出自己的参考性意见。室内必须要有一架古筝,作画累了,女的则弹一曲《春江花月夜》,悠扬的琴声必须传到轩窗外;轩窗外则必须是一座花团锦簇、杨柳依依的花园,拱形门外必须延伸着一条落着零落花瓣和红色枫叶的石径,琴声就随着这条石径悠扬外传。自己和那个她整日两情相悦,无需柴米油盐,不用吃喝拉撒,没有吵架对骂……

袁励武突然想起来了,这是年画上或某部古代戏曲电影里应有的场景,自己怎么那么熟悉呢?他一直觉得自己如果穿越到古代很可能就是某个朝代的“才子”,只有才子才能配佳人嘛!至于是唐朝、宋朝,还是明朝,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不是清朝,袁励武讨厌清朝男人额头上那片光秃秃的地带和脑袋后面那条尾巴似的辫子,他觉得再英俊的男子折腾成这副模样也会缺乏飘逸感,佳人肯定倒胃口不喜欢。

好在今世无论是在智商方面还是在情商方面,袁励武觉得自己跟幻想的古代才子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的感情世界丰富,文学素养较高,尤其是喜欢读爱情题材的书籍,有时还富于幻想……

由于认识的限制,他首先觉得爱情这东西很荒唐,比如他高中时读过梁晓声

写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面的主人公“我”因为妹妹未婚流产而打她的时候，副指导员李晓燕出于保护同性的角度挺身而出，狠狠地扇了“我”两耳光，而“我”从此就爱上了人家。被人家扇了耳光还爱上了人家？简直不可思议！其次他觉得爱情这东西很神秘，比如有的时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就可能产生爱情或失去爱情，并影响人的一生。他后来看过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的白景琦就是年轻时因为红妓杨九红的回眸一笑而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人家，并引出了后面的一系列是是非非。再就是他觉得爱情这东西也很自私、很残忍，比如陆游和唐婉爱得死去活来，后来陆游迫于母命不得已休掉唐婉，唐婉命运算不错的了，最终嫁给名士赵士程。人家老赵待唐婉不薄啊，唐婉却终日心猿意马郁郁寡欢，可怜老赵还不知道爱妻已经精神出轨了。你唐婉还爱着陆游那就别嫁人啊，你在感情方面已经背叛了人家老赵，还一瞒再瞒，这不是坑人家老赵嘛！

无论是电影《天仙配》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爱了半天都以悲剧收场；语文课本上的《长恨歌》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悲悲戚戚的格调；自己课外读过的诗句，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也都是相爱却不能相守的写照。同时，他看到村里结了婚的两口子动辄互相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全无半点才子佳人之踪迹，再加上小学时的两次不成功的感情体验，这使得散落在袁励武心田上的爱情种子都有了某种程度的悲情主义情结，迟迟不敢发芽。

爱情这东西，麻烦哪！

“考上大学之前坚决不许谈恋爱，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谈恋爱的资格！考上大学有的是恋爱可谈！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还谈什么恋爱？”这是袁励武上高中时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直接以教育的名义扼杀了学生们的感情萌芽，甚至直到大学毕业，袁励武都觉得自己的人生缺少了恋爱这门必修课。

小时候的两次感情受挫经历根本算不上恋爱经历。中学老师所描绘的大学恋爱美景，并没有在袁励武身上投射。没有恋爱经历的青春是不完整的，至少在袁励武看来是这样。

袁励武大学读的是军校，并且是军校中的政治学院。大多数指挥类或工程技术类军事院校的学员是清一色的男性，政治类军事院校虽然不至如此，但女学员也是屈指可数。袁励武学的专业是军事思想史，单从这个专业名称就可以看出女学员肯

定不多。女孩子虽然心细如发,但军事谋略领域基本上还是男人的天下,数数历史上的军事家,包括只能留下只言片语的军事家,哪有几个女人?还不错,袁励武这一届学员中还有三名敢于蹚过男人河的女学员,尽管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但上届的师兄们早已愤愤不平了,要知道袁励武的上届和上上届,此专业的女学员人数均为零。

学员们都苦笑着说,军校是爱情的沙漠。

先别说爱情,单就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就让这些地方高中毕业生一时难以适应。踏入军校大门,转变的第一步就是理发:按照当时的规定,男学员帽墙下发长一律不能超过一厘米,但负责剪发的师兄们普遍下手比较狠,第一次基本上能把刚入学的师弟们弄成半秃子状态。至于屈指可数的女学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太招眼,所以以前无论留着多长的辫子,披着多美的秀发,一剪刀下去,统统变成齐耳短发;有的女学员甚至一狠心,要求剪发的师傅将自己弄成和男孩子差不多的发型,从后面看与男学员无异。

“啧啧,可惜了这么好的头发,”剪发的胖大婶每次拿起剪刀准备“摧残”女性美丽标志前总会说,“唉,没了长发,也就没了女孩子气。”

转变的第二步是整理内务,主要任务是叠被子,那被子要叠成标准的方块形,尤其那棱必须是直线。为了做到这一点,无辜的新被子不知道要遭受多少蹂躏,学员们能用的招都用了,比如用两块木板夹着叠,在有褶皱处打上水再反复拉扯,这样使得被子的保暖功能大为降低,观赏功能却随之提升。有的新学员甚至晚上不盖被子睡觉,睡前将白天叠好的被子偷偷放在床底,早上起来再搬到床上稍加整理就算搞定,这还不能被队干部发现,否则摊开重新叠。被子叠得不合格的,对不起,休息时间缩水,人家休息你叠被子,不光是一个累字,一个大老爷们受到格外照顾独自哼哧哼哧地叠被子,那种屈辱感就让人受不了。

转变的第三步是队列练习,以前的站相、坐相、走相统统不规范,学员们活了近二十年后要重新学习站立、走路等最基本动作。第四步是吃饭要列队去食堂,吃饭前要唱歌,吃饭后要列队回宿舍。第五步是严格的作息制度,早上必出操,晚上必点名。第六步是遵守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小伙子和姑娘们的内在思想意识和外在言行举止被一步接一步地改造,像一把大剪刀毫不留情地将多余的想法修剪掉。

至于谈恋爱,在第一次全队集合时队干部就这个问题反复强调:“学员在校期

间,不得在军内谈恋爱,更不得跟地方的群众谈恋爱,一句话,不得谈恋爱!违者‘斩立决,杀无赦’。一句话,‘格杀勿论’!”后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搞旧军队的格杀勿论那一套,但要严厉处分,直至开除军籍!”

这话对学员们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在那个高考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能考上军校是自己褪了三层皮换来的,谁敢拿这个开玩笑?况且,明显的僧多粥少,就三名女孩子,连见个面都难,哪够得上谈恋爱?至于男学员想跟地方的女同志谈恋爱,那更是天方夜谭!一学期下来,每个学员顶多能够出校门三次,每次顶多三个小时就必须归队,半年内踏上地方土地的时间不足十个小时,再传奇的一见钟情也架不住这样的望眼欲穿呀!当然队干部的意思也包括女学员不得跟地方的男同志谈恋爱,其实这个根本不用强调,同样不具备实现条件。

至于所学的课程,几乎都和爱情绝缘。从亚历山大到汉尼拔,从恺撒到拿破仑,从孙武到巴顿将军,一路刀光剑影,学员们接触的全是男人世界里的征战杀伐和尔虞我诈,根本嗅不到丝毫属于女人的温柔体贴。

小伙子们在严格的禁欲管理、残酷的体力训练和紧张的课业学习中,雄性激素分泌却越来越旺盛,有的嗓音才渐渐变声,有的下巴和脸颊两旁才开始长出茸茸胡须,有的还在噌噌蹿个儿。在这个青春之花绽放的年龄里,尽管小伙子们旺盛的生理需求遭到压制,但强烈的心理欲望则节节攀升。

当然,恋爱终究不是个严谨的法律用词,行动上不许恋爱并不能阻止思想上的恋爱。那是一个国门渐开的年代,邓丽君的缠绵情歌已如仙乐般飘进了青年人的耳朵,《射雕英雄传》中翁美玲那娇滴滴甜酥酥的“靖哥哥”也叫得青年人整天魂不守舍,男欢女爱无处不在,连军校这个几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自然不能被忽略过。

每当熄灯号吹过,学员宿舍里看似寂静,硬床板上躺着的这些家伙们内心却都不安分,喘着粗气,劳累了一天沉寂下来后,异性的身影就偷偷溜进了他们的脑海,千姿百态。

在这个难得的时间里,袁励武想起初中时荒唐的感情体验,也想起了自己心中挂念的一个高中女同学——那是一份懵懂情愫,连袁励武自己也不能确定那到底算不算爱情,但至少算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片段。

袁励武尽管出身农村,但心气儿不低,由于自小聪颖好学,具有自己幻想中的才子气质,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突出。袁励武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地初中的重点班,除了有一段时间因为陷入爱情问题的思考出现过成绩下滑的情况外,初中三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于一九八四年顺利考入县一中,那可是县里唯一的重点中学。那个年代的农村学生观念保守得很,直到初中毕业时,很多男生女生之间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男生间顽皮打闹和女生间游戏嬉笑都属正常,但一旦突破男女界限进行交往,哪怕是进行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交往,也会被很多别有用心的眼睛敏锐地捕捉到,并可能很快被编排成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孩子们的内心没有太多是非观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使得他们对这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刺激性事情极有兴趣,而且这种事情一旦被传播,会成为很多人“孜孜不倦”的谈资。不久,老师严肃的谈话和家长愤怒的反应就会可怕地降临,尽管他们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流言的传播已经使他们觉得有无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扼杀一切危险的苗头。袁励武所在的初中也被这种压抑的气氛笼罩着,类似事情的双方当事人都被搞得灰头土脸甚至寻死觅活,但类似的人间悲喜剧仍在反复上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然,这种悲喜剧没有发生在袁励武身上,刚上初中时的两次感情挫折经历,加上母亲要拿姐姐给他换媳妇的威胁,使得袁励武比较抵制跟女同学交往这种事情,初三时几个羞涩地想和他套近乎的女同学被他毫不留情地用冷眼瞅走了,甚至没用一句话。他拼命地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来,以维持长期以来“好孩子”的光辉形象。

健康丰富的业余爱好支撑着袁励武的内心世界，与同年的其他男孩子相比，他具有较高的音乐和体育天赋。上小学时全班男生唱歌不跑调的只有他一个人，过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他一个人要唱好几首歌。当时简单常见的便宜乐器如口琴、笛子，他一学就会；当时农村家家户户安装的炕头喇叭里播放的“每周之歌”，袁励武都能唱全歌词唱准音调；至于风靡一时的电影插曲和电视剧主题曲，村里的高音喇叭和家里的收音机一播放，袁励武就能迅速捕捉到它的主旋律并很快加以翻唱。在应试教育年代，中小学的体育课被全盘压缩，农村学校的体育教学器材和设施又非常简陋。袁励武中学时代就靠几个旧篮球和快散了架的篮球板，和几个伙伴玩得风生水起；中午休息时他和几个男孩子把书桌一拼，用自制的球拍将乒乓球玩得滴溜溜转……物质条件再匮乏也阻挡不了青春活力的散发。

进入高中的袁励武已长成一个帅帅的小伙子，高挑的个头，白净清秀的面庞上镶嵌着一双明亮忧郁的眼睛，嘴角倔强微翘，一笑起来便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平时即使穿着灰旧的衣服也掩饰不住他浑身散发出来的那股英气。更为重要的是，袁励武聪明勤奋，悟性高，学习好，乐于助人，业余爱好丰富，什么都能摆弄起来。因为学习好，他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按照当时的审美观点，他绝对算得上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事实上，在袁励武上高一的时候，有几个女孩子，包括城里的女孩子都偷偷给他塞过纸条。袁励武收到后总是平静地一笑，然后千篇一律地回复人家表示感谢，但自己目前不想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女孩子脸皮都薄，收到袁励武的回复后默默地难过两天甚至哭两天，也就没有下文了。

其实袁励武收到这些纸条后内心不是没有翻腾过，但早期的经历及刻骨铭心的困苦生活使得他坚定了一个想法：在考上大学之前绝对不谈恋爱，他要心无旁骛地向大学目标迈进。他很现实地认识到：农村学子在没有跳出农家门槛之前是没有资格向任何女孩子——包括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承诺什么的。在那个年代，能否考上大学是一件谁也不敢拍胸脯打包票的事情，即使是他所在的县一中，每年至多考上一百人左右，连同复读班在内平均每个班考中的不到十人，有的乡镇普通高中忙乎一年，能否送出去个大学生都还是个未知数。在这个问题上，袁励武有着理智而清醒的认识，自己虽然平时学习成绩突出，但在白热化的竞争下，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失手，因此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物以稀为贵，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作“天之骄子”，一旦考上大学就意味着鲤鱼

跳龙门,身份立马变为国家干部,上学期间国家发津贴发粮票,毕业后国家给分配工作。这不仅对农村子弟,就是对城市孩子来说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竞争的残酷程度也超乎想象,很多人为了求那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接连复读了好几年,因为考不上大学而变得精神不正常的人也屡见不鲜。

在这样的环境下,袁励武将这种坐怀不乱的修为坚持了下来,保证将全部的心思用在功课上,不为功课之外的事情尤其是男女之事所扰,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优秀而稳定。

袁励武就像一个修行的和尚,坚守着不与女孩子交往的戒律,却最终还是因为一个女孩而破了自己的戒律。

高一学年结束后,高二面临着文理分科,袁励武权衡了一下利弊,决定舍理从文,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数理化成绩不好,主要是文学对他具有太大的诱惑力了。与当时许多同龄人一样,他梦想成为诗人,梦想当作家。进入文科班后,袁励武继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不近女色的定力,直到分科后第一次期中考试的到来。

县一中教室紧张,高一高二同时进行期中考试,为防止考试作弊,高一和高二学生分别隔开坐。第一科考语文,袁励武刚把最后作文题的最后一句话画上一个满意的句号时,从坐在旁边的高一小师弟手中传来了一张字条。袁励武大吃一惊,打开一看,上面用娟秀的字体写着:“袁励武同学,我没复习好,怕考砸了丢人,请你把第四题到第七题的答案写给我。谢谢!”没有落款。袁励武的眼光往传来纸条的方向看了一下,隔座坐着一个女孩,没有正眼看他,只是给他一个侧面:马尾辫,睫毛忽闪着,像荡边的芦苇机警地护卫着一泓秋波。那阵势好像是告诉袁励武:帮不帮,你看着办。

袁励武并不认识这个女孩,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她是不是和自己一个班都不能确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女孩子也是从别的班转到文科班来的。给不给她答案呢?他正在犹豫着,忽然看见女孩面颊侧过来,正好和自己打了个照面,袁励武的眼睛如同照相机的镜头,一下子就把一个洁白、五官端正、略带幽怨的女孩脸庞摄进了自己的大脑。他一激灵,毫不犹豫地把她要的答案写在纸条上,末了还写了“仅供参考”四个字,然后偷偷地将纸条塞给旁边传纸条的高一小师弟,纸条顺利地转到了女孩手中,相安无事。

后面的五科考试,同样的剧情在持续上演着。女孩似乎在监视着袁励武,每当